

<<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1413819

10位ISBN编号：7801413814

出版时间：2005-1

出版时间：台海出版社

作者：北京文学杂志社 编

页数：513

字数：5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>>

内容概要

《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》按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随笔等题材顺序编排。收有陈应松、葛水平、铁凝等知名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面貌和发展趋势。

<<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>>

书籍目录

中篇小说 马嘶岭血案 忠臣逆子 想像一个歌手 甩鞭 食堂短篇小说 阿拉伯树胶 白水青菜
一条悲哀的狗 阿回 符号——他们被捆绑在自己建造的迷宫里散文随笔 原下的日子 新闻部长萨
哈夫 中西风马牛——欧洲讲学启示录(之四) 孤树与林木 1976年报告文学 写给中国人民的故
事——关于和平岁月死难烈士家人们的报告 欲说还羞性教育 我只养你到18岁——另类孩子和他的
父亲 窃心大盗——青少年网恋调查 天下婚姻——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

<<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>>

章节摘录

马嘶岭血案 我就要死了。
活着也就跟死了一样，脑壳瘪瘪的，像一个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红薯。
头上现在我连摸也不敢摸，睡觉不是坐着就是俯着，九财叔那一斧头下去我就这个样子了，当梨树坪的两个老倌子把我从河里拉起来时，说，这是个人吗？
这还是个人吗？
可我还活着，我醒过来了，指着挑着担子往山上跑的九财叔说：“他、他、他要抢我的东西！”
“我是指我们杀了七个人后抢来的财物，又给九财叔一个人抢走了。
医生在给我撬起凹进去的颅骨时说：“撬过来了反正还是得崩。
”还有一个刮瘦的护士给我打针时说：“你还晓得怕疼，我的天，到时一枪下去，那么大的洞看你喊疼去。
”我疼得天昏地暗，这不是报应吗？
九财叔砸我，我砸了别人，别人都死了，我却疼痛地活着。
就这么等死的时候，前天老婆水香捎来了儿子的照片，一张嫩生生的照片，背景是红的，是在镇照相馆刘瘸子那儿照的。
儿子在向我傻乎乎地笑着，咧着没齿的嘴巴，眼泡肿肿的，耳朵大大的，活脱脱一个水香，活脱脱一个我。
现在是深冬了，早上放风出去地上有凌。
再有一个月我就要与这世界再见了。
今年的秋天，九财叔来找我，让我跟他一起去当挑夫。
我当时想都没想，就答应了。
一个月三百块钱呀，不少了！
尽管是到很高很远的马嘶岭。
我记得那个秋天早晨的山路是多么安详，水香的声音在干爽暖和的山路上飘荡着，还带着一股子挥之不去的乳香，紧紧依着我的鼻扇。
临走的那天晚上，我糊糊涂涂地就要爬水香了，水香说，别压坏娃子哦。
我说不压，不压。
我忍了几个月了，可这一走一两个月，我实在忍不住了。
水香在下面说，别压坏娃子哦……那个早晨的山道上红叶似火，天空像一张豁然张开的大嘴，瓦蓝瓦蓝，温馨的风像狗毛一样骚扰着脸颊，水香的声音就在那儿荡漾着，像山岚一样娇软若无：“别压坏娃子哦……”这声音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。
我嗅吸着声音里的乳香，在前头快快地走着。
我不想跟九财叔走一起。
分别时，九财叔睁着那只没眼皮的右眼睛，瞪着我跟水香道：“快点上路！”
“九财叔也在死劲地嗅吸着，他是在嗅吸空气中霜打过的野柿子的甜味。
我给站在石坡上的水香挥手，水香穿一身紧身红袄，肚子鼓鼓的。
我在想，一个月三百块，这次去当挑夫，我是为水香挑的，为水香肚子里的娃儿挑的。
我们两天以后才到了马嘶岭。
马嘶岭是南山里面的野岭，燃烧得更加炽烈。
茂密的冷杉林，鲜红的桦树，高挺的山毛榉，英气逼人的岩上松，还有那么多枫、栎、槭树和灌木的金黄色，喧红色，到处的秋花，野葱，兽迹，让人看得呆哑无言。
五十多岁，戴着眼镜，头发爬顶的祝队长拿出一个仪器来，说：“到了，是这儿。”
“另一个姓王的小王就拿出一张地图，指着说：“正是这儿。”
“又问九财叔说：“这是马嘶岭吗？”
“九财叔说不清，小王又问炊事员老麻，老麻也是我们当地人，他说这应该是马嘶岭，他说他听打猎的讲过，马嘶岭到处是野葱野蒜，“这就是了。

<<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>>

”他扯了一大把野葱，他说以后我们就有野葱吃了，特别好吃的，用盐溲了最好吃。

他掐着野葱的根须，一根根把它们分开，放到鼻子下闻闻，又让那些人闻。

小杜就接过去闻了，她是踏勘队惟一的女娃子，她说：“好香，好香。

”我们就这么住下来了。

他们住一块，我们住一块是三个人，炊事员老麻、九财叔和我。

老麻后来嫌我们，住到厨房小棚里去了，在灶口柴窝里铺一床絮，比我们强多了。

我们冷，头一夜就跟睡在冰岩上差不多。

我一床被，九财叔一床絮，打伙的。

他的絮又破又烂又薄，怎么也隔不断冰冷的地气，第二天我去割了几捆巴茅垫在下面，才略微暖和些。

我们的棚子是塑料纸的，而祝队长他们是帆布的，还没有缝隙，完整的帐篷，像一个屋子，里面还有间隔，那女娃子小杜就睡在最里头。

刚开始我们知道他们是找矿的，第二天就得知他们是专来找金矿的，是为我们找金矿的。

也许就是那个该死的“金”字，这黄灿灿的让人想到荣华富贵的“金”字，开始撩拨了我们。

不对，应该是撩拨了九财叔了，撩拨他心中早已枯死的那个欲望了。

本来他都老了，两条腿虽说能挑个百八十斤儿的，但常也有蹒跚的样子了，眼睛也没什么神了，内心快坍塌了，只等哪一天一场大病，或是喝酒喝死，阎王爷安静地把他收去。

第二天就听到祝队长说：“这就是我们的踏勘靶区。

”他指着马嘶岭和岭下的马嘶河谷，声音洋溢着一种喜悦和轻松，好像来这里玩耍的。

其实这里荒无人烟，崇山峻岭，巨大的河谷吞噬着天空，马嘶河和雾渡河在这儿汇合，流淌着的河水在秋天通体泛红，好像一头巨蟒吐出的信子。

我听见小杜那女娃子说：“好美呀，太美了。

”还拿着一个很小的相机咔嚓咔嚓地给他们拍着照片，也让人给她拍。

小杜这女娃子长得像山里的洋芋果，圆圆叽叽的，个头也不高，爱笑，爱唱歌，我就暗自给她取了个洋芋果的译名。

那个身子单薄的小谭长得像根峨眉豆，他的刀条脸和身子，不是峨眉豆是什么。

我听见他们说那周围的岩石，祝队长指着河谷说：“这就是开门金。

”他比划说，“河流骤然变宽了，流速减慢了，上游带来的泥沙、砾石、砂金都沉积于此了，看见了吧，开门金！

”他说了几遍开门金，说过去这儿因为没有人烟也没被开采，可能有小量开采，因为这周围是土匪窝子，没人敢来，就算淘出了金子，也会被抢被杀。

我的心那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——开门金！

我忽然对这些产生了兴趣，仿佛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，完全忘了我不过是因为他们的苦力和挑夫。

祝队长是头儿，他总是站在中间，那几个人站在两旁，听他手拿着小锤敲打着岩石讲解，那个常在他手上的有数字跳闪的东西我也知道了它叫GPS，卫星定位的。

后来洋芋果小杜给我说它是用十二颗天上的卫星定位的，我们现在站在哪儿，经度多少，纬度多少，海拔多高，它一下就显示出来了。

她说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，马嘶岭的海拔是三千四百零九米高。

我问她这个东西值多少钱，一头牛钱吧？

她当即就哈哈大笑起来，把我笑毛了。

可我之所以敢问她，是那天大家喝了点酒后我在他们的怂恿下唱了几个山歌子。

她说我的山歌子唱得好，当即就把我的山歌录下来了。

我知道那是录音机，可没见过那么小那么薄的录音机。

我还问过她关于剥夷面的事。

她指着祝队长指过的河谷对岸，高耸入云的一扇巨大石壁，光秃秃的。

我只能隐约知道“剥夷”是怎么回事。

剥夷面上，经她的指点，我似乎看到了一条石英矿脉，因为在夕阳里那儿闪着耀眼的光斑，还有云母

<<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>>

。她说在它的顶上，也就是台面上的塔状溶岩，很好看吧，是一种碳酸盐岩。她说她们去看过了，那儿曾有炼过硝盐的痕迹，地图上有个地名叫晒盐坡，估计是那儿。她说你们这地方保存了第四纪冰川地貌，也就是七八十万年前的，那刃脊，冰斗，冰蚀槽谷，还有漂砾。

“你看，”她指指河谷中那些巨型的石块说，“那些石头不是原本在此的，是从别处搬运来的，谁有这么大的力量？

就是冰川，冰川就是神仙，力大无比。

你看那三角面，很清晰的冰川流动时削磨的痕迹，把巨石从远处搬来了。

”她轻描淡写地给我说着这些，我却觉得她的话撼人心魄，在那个晴朗无风的傍晚，无数玄燕和蝙蝠滑翔的河谷上空，我听到了冰川轰隆隆运动的声响，而当时的山冈是寂静的，旷古的寂静，这女娃子的话让我热血沸腾，浮想联翩，仿佛眼际滚过了那个壮观的七八十万年前的场景。

我真的佩服他们。

这女娃子跟我跟水香一般年纪。

可我没读多少书，初中没读满就辍学了。

我爹是个“八大脚”，八大脚就是抬死人的杠夫，他除了抬死人，挣几双草鞋钱，没屁的本事。

这天晚上，西南方的山坡上突然射出了一道强光，有如电焊的弧光，一直刺入云天，把周围的山坡、沟坎都照得如同白昼。

那边帐篷就有人惊醒了，问是谁在照。

大家都起来了。

忽然那强光变成了两个光点，一上一下。

大家以为是野兽，五六只电筒一起射去，那光点一动不动，祝队长就叫大家操了家伙跑过去扑打，不见了影形，也没有什么野兽，遂回到帐篷。

而这时那光点又只剩下一个了，在帐篷顶不远的崖上直射我们。

“这莫不是鬼么？

”九财叔说。

祝队长他们那一夜都没有睡着。

早晨起来去山坡上查看，什么都没有。

方圆百里无一个人，无村庄和电线，这么强的光是从哪儿来的呢，又是什么东西所为？

这个问题困扰着我们，祝队长宽大家的心说，你们不要怕，长期在野外生存，什么神秘的事儿都有。

这个地方，听说过怪事不少。

九财叔坚持说是野鬼，还说是什么独眼鬼，见了我们这些人稀奇。

他说南山里不仅有几丈高的红毛大野人，还有鬼市。

你们不知道鬼市吧？

有一年来南山采药的一群人，晚上在老林里看到了一条小街，好不热闹，什么京广杂货都有，买货卖货的人把衣裳都挤破。

几个采药人也去买了些东西，有买鞋子的，有买衣裳的，便宜得不得了。

第二天早晨一看，鞋子变成了草鞋，衣裳变成了棕叶，店家找给他们的钱全变成了冥钱，再去找那条街，哪儿找去，莽莽森林，除了树还是树，什么都没有。

做饭的老麻也附和道，他们隔壁村也有过怪树的，有棵叫水洞瓜的树，是千年老树，从来只结籽不开花的，只要六月开花，这年必山洪暴发，开花的时候，树心里面就传出叮叮咣咣的锣鼓声，天一放亮就没了。

说有个小娃子去上面掏鸟窝，掏出了三双草鞋云云。

事情越说越玄乎了，说得大家脸色发白，倒抽冷气。

祝队长就严厉制止道：“老官，老麻，你们不要在这儿瞎说了。

老官，你要是信鬼，今晚你跟我捉一个来，如果捉不到，你就走人。

”

.....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